

尘埃落定



浩尘

书房即景

我有一个自己的书房。这是家里完全属于我自己的房间。它是朝东的,不是很正,有点偏;晴天的早晨,太阳会照进来,地板上一片辉煌。

书房里面有两把椅子,一把在电脑桌前,一把在书桌前。其实一把就够了,可以省点空间让房间漂亮点,但懒得拖来拖去;在书房

里,我很勤奋,也很懒,懒得将一把椅子挪个位置。

书房里当然是有书的。很多书,装满了四个顶到天天花板的大书柜,几乎每一层,书都一前一后放了两排,竖放之上又是横插,一片狼藉,于是找书成了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因为基本上累得半死也找不到要的书。于是,我也很少去找书,常常是就近抽出一本来翻,反正有那么多的书没看过。

除了书,还有电脑,还有灯,还有零食、香烟和茶杯,还有书桌上那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许多没用的和用了几页的本子,许多的写不出来字的笔,许多的应该扔掉的东西。

书房外有一个阳台,用铝合金和玻璃封成了一个小平隔间,挂上了白色纱帘;有风的天气,我把阳台的窗和书房的门同时打开,纱帘就飘

荡起来。这是我喜欢景致,纱帘旁边,是一把沙滩椅和两张小桌,一个小桌拿来堆杂志和报纸(很快就堆成发发可危的模样了),一个小桌空着,用于喝茶和读书、记笔记。

书房墙边有一个层次错落的炭化木花架,随季节轮换摘一些时令花卉;现在,我的书架上是两盆蝴蝶兰,一盆是白色,一盆是紫色。它们已经在那里快三个月了,总是没有凋谢的痕迹,像假的。

书房里的角落里还有一副绿色的小哑铃。每天,我会握着这对哑铃随着音乐舞弄个三四次,每次十几分钟。

书房大约有十八平米,算上阳台。平均下来,我每天在这个十八平米的地方差不多要呆上十个小时。其实,这十个小时我并没有都在电脑前,除了读书的几个小时,我东搞西搞做些莫名

奇妙的事情的时候是很多的,其中做得最多的事情是记账和趴在阳台边往下看。我在六楼,阳台下面是一个大花园,我听到那个寂静的池水里鱼跳出水面的声音,但看不到鱼。我的账单非常可笑,上面记着小到五毛钱的支出。有的时候,记账时,窗外花园里咕咚一声,赶紧伸出头去看,只看到水面上涟漪阵阵。我知道能闹出这个声音的鱼肯定不小了,但从来没有看到过它们。

在书房,我从来没有觉得寂寞,从来没有。是谁说的,好像是太宰治说的,“人是在书房里度过一生的。”我觉得我可以。如果真的是可以的话,前提是要有茶,一定得有茶才行。

浩尘:女,作家。专栏文章散见全国数十家报刊。出版散文集、长篇小说十余部。

塞壬歌声



塞壬

女人为什么不开心

新近看国内刚出版的一部小说——《美人鱼椅子》,故事和《廊桥遗梦》略有仿佛,说一个半老徐娘,回归故乡时的一段婚外情,只是主题并非落在浪漫的情感记忆,而是一个女子想要挣脱半辈子的家庭生活,找回迷失的自我。

认识自己,是女性主义题材的书最喜欢发掘的主题。传说女人是男人肋骨中的,是男人的“肉中肉,骨中骨”,但女人造得晚,自我却觉醒得早。蛇诱惑女人吃了善恶果,女人又让男人也吃了,从此人就有智慧,知善恶,懂羞耻。也就是,有了自我。后来人又发明了语言,将自我的发展记录下来。历史文献,都是人的自我。

但是,在男权中心的女人,男子因嫉恨、恐惧于自我的自我,便自我力量强大的女人为“妖精”,认为是妖精祸乱了世界。他们说,特洛伊战争爆发,是因为美丽的海伦的出轨、私奔,不守妇道;世界充满了战争、疾病、苦难,是因为潘多拉的好奇、不听教诲打开了盒子;英雄奥德修斯回归家园途中,遇到的塞壬、喀耳刻,都是迷人的女妖。在中国,姐己、褒姒,都是女人祸水的代表。看重自我,爱恋或尊重自我的女子,可能会为某些男子喜爱,但终究是悲剧收场;至于个性张扬的男子,难见容于世,其实道理一样。

《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假如遵循上流社会的游戏规则,拥有情人,却不离开家庭,就不会被渥涅斯基抛弃;假如她发现渥涅斯基不爱她了,还能遵循渥涅斯基的规则,有婚姻,没有爱情,她也不必自杀。问题就在于,她高贵的心灵只能允许纯粹的爱情存在,不能有丝毫妥协,她无法忍受如杜丽一般,明明知道丈夫背弃了自己,还艰难地维持着家庭。所以,杜丽能活下去,安娜不能。她的自我过于强大了。同样的,《红楼梦》里,黛玉不是不通人情世故的,只是很多情况,她不愿意做,个性上不去;晴雯是黛玉的侧影,性情直率、单纯,又无靠山,最容易遭受中伤、冤夭折的一种;尤三姐是黛玉的又一个侧影,对抗得最为激烈,她是自杀死去的。懂得妥协、婉转,将自我隐藏起来,关键时刻嘴巴是锯短的葫芦,那是宝贝、袭人这样的,家庭和社会并不需要自我,需要的是对规范的妥协。

新近的女性主义立场,关注点在与男子的平权,工作、家庭上,责任义务上,甚至于言辞上的平等。在这点上,中国的女权运动早就完成了。符合社会规范的女人的地位,一向很高,《红楼梦》里贾母就是一个例子,中国人讲孝的故事,举的最多例子的就是如何孝顺母亲。解放后,男女平等,已经是常识,而不是需要争取的权利。甚至今天,女人的凶悍、霸道,愈演愈烈。所谓女性主义主张,其实还是属于社会规范的范畴。而女子内在自我的缺失,和男人缺乏信仰、理想,萎靡不振,甘于平庸,其实是一样的,在我们今天,是一个普遍状况。

塞壬简介:专栏作家。散文、随笔散见于《十月》、《作品》、《书城》等刊物。著有:《孔子:公元551年》。在《东方早报》、《生活周刊》、《第一财经日报》开有专栏。

艺度空间



暴发不是罪过

朋友们常说这个人比较笨,级别上属于出奇的那种,具体表现就是不实际。比方说100块钱的用法,大家会选择好吃好喝的犒劳自己,我则会简单吃顿麦当劳剩下的钱买书买碟或者看电影;不留神认识个新朋友,有钱的那种,喜欢叫上我们吃

饭喝茶甚至旅行,我会皱眉嫌人家没学养拒绝参加活动,宁愿孤单过周末。

我的缺点不在少数,朋友们列举的“精神势利”这条,估计这辈子没法治。清贫的生活没问题,不看书没教养万万不行。所以我很迷恋“没落贵族”这个名词,清高并且有尊严。你最好先有精神,万一不幸物质先行,在我的标准里,可是天杀的罪行。

直到那个中午,我人生当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刻,我的标准才有所变化。那个中午,所有人都有点蔫,毕竟不是江南,西北的阳光,像辣子一样不留情面。我们下车,墨镜、帽子一丝不苟,然后就傻眼,帽顾左右,每个人都在一个广场,至少有三四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广场。

对不起,这是个让我震惊的广场。

广场上的建筑物是白色的,主体大门更让人眩晕,它没有实际用途,就是装饰性的,精雕细琢到一片指甲的面积,建筑风格欧化,华美气派。如果在南京,这一定是婚纱摄影的外景地。然而,在这就是一个广场。这情景西北才能有,江南全是人,见缝插针,就是一小片土地,也得盖房子住人。

马寅初提出控制中国人口设想后,没人理睬,说是马尔萨斯理论的延续。对不起,当年虽然在读小学,我就是认定马尔萨斯非常正确。面对灾荒、瘟疫,人类多少渺小无力。控制人口数量,保证绝大多数人继续生存怎么就没道理了?再一次对不起对不起,我从来相信地球是生命,人类不是地球主人,

寄居罢了,不要妄自尊大。我是人类,不代表可以沾沾自喜引以为荣。某种程度上,我们是病毒,破坏吞噬自己的寄居体。你可以骂我无聊,但我比你懂得自省。

所以,我敬重这个广场,虽然修建尚未完成,气度足以震慑所有人。在这个广场上站立,“人”作为个体渺小不堪,“大地”的广博气度彰显无疑。这个典型的暴发户气质的广场,让我不敢继续苛责贵族与暴发户的差别。没有植物怎样?当年的贵族不也是种下第一棵,才有后来满庭浓荫。所谓“三代出贵族”,暴发户以后好办事。倒过来,暴发户不是那么容易做,不信你回家翻翻家谱,祖上数十代,出过富人没有?

张艺:女,著名电台DJ,主持的《夜动听》《都市夜归人》等栏目,深受听众喜爱。

《睿思》名家荟萃,妙文迭出。周一到周五,让您每天都能在第一时间,读到那些作家、思想者、社会名人为本报而写的原创精彩文字。不一样的经历和见地,或睿智,或锋利,或感性,或妙语连珠,相信您总有斩获。《睿思》的见报文字将陆续刊发在快报 www.lifenanjing.com.cn 的读书论坛,欢迎读者去论坛做客,跟贴评说。

Real estate advertisement grid with multiple listings for properties like Xifeng, Xinyuan, and others, including prices and contact info.

Large advertisement for '海南' (Hainan) real estate, featuring '2362' and '9-20' with contact details for agents.